



八十多歲的吳世勳拿着英歌槌耍了一下，他說自己擅長示範，其實更精於教學。他曾經接受過芭蕾舞訓練，又在中國民間採風學習民間舞，在長城電影公司工作三十多年，為無數電影設計舞蹈，同時負責訓練演員。作品包括粵劇、國語片、粵語片還有舞台劇，穿梭幕前幕後。上世紀九十年代退休移民加拿大，養尊處優，今天談起舞蹈依然興奮，手舞足蹈，看着他一邊示範，一邊細數學舞的竅門與奧妙，自然明白他為何成為一眾明星的舞蹈老師。

訪問日期：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三日；地點：溫哥華吳世勳寓所。

訪談整理：林喜兒

從軍隊到芭蕾舞學校

我在一九三〇年出生，中日戰爭結束後，一九四五年從汕頭來香港，住在富裕的親戚家裏。因為只懂潮州話和一點點國語，卻不懂廣東話，不適應香港的生活，加上寄居在親戚家裏，感覺無所事事，所以一年多後又回到汕頭。媽媽是牙醫，我回鄉後她又去香港，但我不願意跟她到香港，於是繼續在鄉下生活，到初中二年級便去投報國民黨軍隊，因為身型高大，十六歲報稱十八歲，加入了黃埔軍校附屬的訓練

班學打電報，十七歲畢業成為少尉，加入第七兵團，即是黃百韜率領的那一團，淮海戰役我也有參加，途中被共產黨軍隊抓了，變成共軍，身分調轉，國民黨軍變成敵人，那時的環境不敢不跟從命令。幸好我獲派擔任軍中的衛生員，負責包紮，因為媽媽做牙醫，我也有一點衛生常識。後來我在軍中又覺得不太好，決定逃走，某個晚上離開軍隊，路途上看到正氣京劇團招生便投考，他們見我年輕力壯就招攬了我，都是做些兵卒小角色。之前沒接觸過京劇，但自小對這方面有興趣。又過了一段日子，想念媽媽——我三歲那年爸爸過身，特別思念家人——於是又離開，一九四八年從徐州一直跟着火車路軌走到廣州再到香港。當時國內已在打仗，社會已經很混亂，鐵路上沒有火車行駛，我跟着一班走難的人，駕着維修車，一段路駁一段路，從北方走到香港。

我來到香港便開始參加社團的跳舞活動，那時沒有民族舞，都是跳土風舞、集體舞，我一邊學一邊教班。記得在華革會（香港華人革新協會），還有一些左派工會義務

教班，那時媽媽照顧我生活，所以不用打工賺錢。後來認識了郭世毅，他知道我喜歡跳舞，便介紹我到 Carol Bateman 在梅夫人會所的芭蕾舞學校¹上課。郭世毅當時在學校當會計，也幫忙做翻譯，順便教小朋友跳舞。我雖不懂說但聽得懂英文，因為曾跟軍隊四處走學懂了很多方言。學校的收費很高，不過男學生不用交學費，只要看你是否有意識。王仁曼、毛妹都是我的同學，我跟王仁曼更是舞伴。我喜歡跳舞，媽媽從來沒有反對，男孩子跳芭蕾舞也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，比我更早學芭蕾舞的是廖本農，他是第一個，我是第二個男學生，郭世毅是第三個²。那時男女同學一起上課，基本功都是一樣，大家各站一邊。女同學一般是英國人的子女，中國人就多數是富家女，上課有私家車接送。當時我住南北行（上環文咸街），走路去上學也要二十分鐘，一星期上一兩次課。五十年代學費大約是一個月四、五十元，一星期一課，當時家傭的新金也只是二、三十元。還記得除了 Carol Bateman 外，也有一個來自白俄羅斯的芭蕾舞老師在尖沙咀開班。後來香港的生活水平漸漸提高，大眾的收入高了，也多了人學芭蕾舞，還有學鋼琴，好像是一種身分象徵。

我覺得芭蕾舞比中國舞要求高，Carol Bateman 要求也很高，所以我的芭蕾舞技巧很正宗，考過英國皇家芭蕾舞證書，曾經在北角璇宮戲院表演。同時期我晚上在社團教跳舞，學生多是青少年，那時主要是左派學校和社團才有舞蹈組，都是跳土風舞，大陸叫集體舞，很簡單，比較大眾化，當作娛樂，不是表演，而是青年人放假到郊野公園野餐時的玩樂。

回鄉採風學習

一九五四年長城電影公司（下稱長城）準備組織歌舞團，招考老師，我鼓起勇氣去應考。面試時跳了一段蘇聯舞，即場施展渾身解數，又跳高又做一字馬。最後我

1. 即嘉露貝文芭蕾舞學校。始創於一九四八年，是本港首間註冊芭蕾舞學校。創辦至今總校一直位於中環花園道三十五號梅夫人會所。

2. 根據另一位受訪者郭世毅憶述，香港第一位學習芭蕾舞的男性是廖本農，第二位是郭世毅。

在四、五個人中脫穎而出。其實同時期我也報考了廣州華南歌舞團，也取錄了我，不過那時我想留在香港，於是選擇了長城。在長城工作時我繼續跟 Carol Baeman 學芭蕾舞，也有十年八載，希望多長點知識，作為職業進修，不像當時的女同學當成娛樂，跳一陣子便去結婚。從一九五五年到八十年代退休，我在長城工作了三十多年，工作很忙，學生也很多。當時所有左派演員都懂得跳舞，因為電影公司規定所有演員都需要上舞蹈課，每年國慶也有表演，都是我負責編排。我想舞蹈有助人體發展，所以很多人覺得需要學舞蹈，例如六十年代就有人介紹我到警察學校教女警跳舞，他們跟我說希望女警指揮交通時動作會優美一點，走路也好看一點。

大概在一九五六、五七年間，長城安排我到廣州華南歌舞團學習編舞，那時一定要經有關方面安排才有機會入團學習。正值國內饑荒，我跟他們一起下鄉，跳舞給農民看，一邊學習一邊工作。我去過湛江、潮汕，在潮汕跟老師學最著名的英歌舞，是歌頌梁山一百零八好漢的作品，就是這樣拿着英歌槌表演。我曾經在潮州看過一千元在廣場跳英歌舞，後來在香港也有教潮劇演員，像著名潮劇演員陳楚蕙。我在華南下鄉有一段日子，我們叫採風，即是搜集民間資料。這樣的日子不會不習慣，雖然物資短缺，但當時還年輕，吃不飽也捱得到。還記得吃「三蒸飯」，即是將飯蒸好幾次，好讓米變大粒一點，容易飽肚，不過很快便會餓。這段日子我學了很多民間東西，都是比較老套，在香港運用時要整理一下，美化一點，而當時我也在歌舞團教芭蕾舞。

明星的舞蹈老師

後來長城有電影開拍需要編舞，打電報找我回港，是程步高導演的作品，不過忘記了戲名——多年來確是有太多作品，我都忘記了。我的工作是根据不同題材創作，例如大戲當然是古典舞，主要看導演要求，他們要表達甚麼，我再配合音樂（圖一、二）。記得有一次公司叫我編「黑人舞」，即是表現黑人被白人壓迫然後反抗。我想

(由上至下)圖一至三：吳世勳(圖一右、圖二左)。在長城電影公司工作的日子，吳世勳除了為電影編排舞蹈，亦是不少演員的舞蹈老師。年份不詳。圖片由吳世勳提供。



到去美國領事館新聞處看哈林舞蹈團³的錄影帶，一邊看一邊記着他們的動作，最重要記着結尾的一個動作。還有鮑方的《屈原》⁴，又想到去國貨公司找古代瓷器公仔，看看造型是怎樣，再加上參考書中的古典舞蹈場面，當時新華社社長也讚賞。還有《屈原》的一場面具舞，後來去西安訪問，當地一個舞團的編導告訴我曾經以這場舞作參考。除了國語片，也曾參與粵語片的舞蹈設計，譬如《李後主》⁵都是我的作品，我自己也曾經參與幕前演出，包括《海燕》⁶和《屈原》。

3. 即美國舞蹈團體 Dance Theatre of Harlem，成立於一九六九年。

4. 鮑方、許先執導的歷史電影，一九七五年公映。

5. 任劍輝、白雪仙主演的粵劇電影，一九六八年公映。

6. 唐龍、朱楓執導的歌舞電影，一九七〇年公映。



一九五九年白雪仙邀請我去訓練新人（圖三），就是後來的雛鳳鳴劇團（下稱雛鳳）。當時在利舞臺招考雛鳳，接近二千人報考，我們先選四十多人，然後再選二十二二人，最後剩下四個，由我負責演出及揀選新人。我會看看她們是否適合跳舞，看她們的骨骼、手腳是否靈活，例如有彈力就依靠腳趾公，如果第二隻腳趾過長就不適合跳舞。因為很多人見到我只是用了幾個月時間訓練雛鳳，表演時齊齊整整很好看，之後便有很多人找我教跳舞，包括很多大老倌，像任劍輝、白雪仙、南紅、吳君麗、李香琴、余麗珍。我會幫學生拉筋，背着學生拉，不過上背時先約法三章，我用力時不要踢我，因為一踢我便會更加用力。所以我教一字馬有一套方法，南紅、吳君麗、李香琴、肥肥（沈殿霞）都跟我學一字馬，京劇師傅都不懂得教（圖四）。學舞跟學戲曲不同，戲曲就這樣擺一個動作不好看，我會說是「斷了手」，舞蹈則不同，要研究一下造型和構圖，擺出來美不美。

教跳舞要知道怎樣去教，而且千萬不要令學生受傷，因為有時對方不懂用力，這些



圖四：吳世勳既是幕後編舞，也會作幕前演出。
年份不詳。圖片由吳世勳提供。

圖五：電影以外，吳世勳曾經為一九八二年羅文主演的舞台劇《白蛇傳》擔任舞蹈編排。隨《白蛇傳》唱片附送之海報為吳世勳私人藏品。



都靠經驗累積，以前的師傅見學生學不懂就打，不是用適當方法引導。多年來在長城都是我教演員，男女都是，當然教法不同，我亦很精於做示範。我覺得跳舞第一是天分，第二性格不要「孤縮」，性格活躍比較適合。那時明星競爭很大，都要裝備自己，我會向她們提意見。羅文也是我學生，《金鷹》7中我跟他一起跳蒙古舞，一九八二年他參演的舞台劇《白蛇傳》便是由我負責舞蹈編排，當年演了二十四場，全部爆滿（圖五）。後來亞洲小姐也找我教跳舞，曾經教過利智、黎燕珊如何穿着清裝走路。那時很多人慕名而來找我教舞，除了香港，還有東南亞。我沒有留下教材，也有很多人叫我記錄下來，但退休後太懶惰沒有實行，作品中我覺得《屈原》、《白蛇傳》也不錯。

另外，每年長城也會為慶祝國慶的節目編排新舞，因為有電影明星主演，所以演出

一定爆滿。新加坡政府又會邀請影聯會。到當地演出，我們以銀星藝術團，的名義去新加坡演出，這個藝術團是由兩間國語電影公司長城和鳳凰，還有粵語電影公司新聯組成，演出綜合節目，有歌有舞，我也有參與跳《紅網舞》，由我帶領其他演員演出。還記得是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到新加坡¹⁰，因為在當地看新聞，得悉香港因天星碼頭加價而引起暴動。

從左派電影公司到香港舞蹈總會

在長城最初一個月薪金有一百五十元，有提供宿舍，我的薪金最低，小明星都比我高。我們的待遇比起邵氏（邵氏兄弟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）差很遠，那邊人人有車有樓，左派的銀行國貨公司都是這樣，不過年輕時覺得這是對國家貢獻。邵氏常常找我「過檔」，鄒文懷也約見我，因為他們也拍歌舞片，給我很高的條件，但我都拒絕。新加坡國家劇院成立歌舞團也邀請我，又給我很好待遇，不過當時抱着愛國心不想

離開，可能是小時候經歷過中日戰爭的影響。六十年代初更經歷八折支薪，因為當時國家很窮，大陸的歌舞團生活很苦，早上只吃粥吃不飽，一個月薪金只得十數元。但在長城工作很開心，電影公司給我很大的自由，可以私下教明星，沒有特定學費，他們隨意給我，年紀輕也不好意思開價。「六七暴動」後，少了觀眾看我們的電影，產量減少，賣埠也受影響。公司有人事調動，國內派人來領導，電影內容也有不同，我個人覺得太左，之前比較自由，後來劇本需要經過審查，有時也會拍些紀錄片。那個時期的製作不理會有沒有觀眾欣賞，只在乎是否可統戰，不過整體也沒有影響

8. 一九四九年成立的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，由一群左派電影工作者組成。

9. 六十年代初，由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合唱團、舞蹈組、樂隊等為基礎的藝術團，成員主要是長城、鳳凰、新聯和飛龍等影業公司及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的藝術人員，共六十多人。根據紀念特刊介紹，藝術團成立後，曾在本港和澳門舉行多次公開演出，但影響最深是多次出訪東南亞國家，因為「親中」背景，被視為來自中國政府的民間使者和友誼橋樑。施揚平主編：《永遠的美麗——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（1949-2009）》（香港：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出版，二〇〇九年），頁一三六。

10. 銀星藝術團在一九六六年四月，應新加坡國家劇場邀請前往新加坡訪問演出，施揚平主編：《永遠的美麗——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（1949-2009）》（香港：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出版，二〇〇九年），頁一三七。

我的工作，直至「六四事件」後才有影響，否則我也不會移民。我在公司裏覺得很多事不應是這樣，產量也減少了，一九九三年我舉家移民多倫多。

我是香港舞蹈總會¹¹創辦人之一，當年康體處（康樂體育事務處）有位「李太」¹²，希望整合香港的舞蹈界，於是找了七、八個當時有些名望的舞蹈界人士，包括陳寶珠、郭世毅、劉兆銘，好像還有鄧孟妮、劉定國。香港舞蹈總會¹³是遲一點才成立。舞蹈總會的北京舞蹈學院考試¹⁴是我們創辦的，我是當時的委員會主席，這個考試制度模仿芭蕾舞考試制度，那時大陸還未開始，在香港先實行。還記得在七十年代，那些來自大陸的考官要求很高的待遇。我們跟北京（舞蹈學院）洽談，並且建議考試課程，因為當時都是業餘，有些要求是要小孩做一字馬，我覺得不適合便刪除了。

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，每個民族的舞蹈都不同，要認識所有很困難。我覺得中國舞多姿多采，手腳動作和表情都比芭蕾舞豐富；芭蕾舞感覺像高貴一點，以前多數是富裕人家的玩意，好像打高爾夫球。我也喜歡看中國舞，現在逢星期五看中央三台的《舞蹈世界》，不過覺得質素沒以前那麼好，現在的編舞好像不倫不類，國際標準舞加西方土風舞又加中國元素，四不像，格格不入。我覺得可以加入不同元素，但不要那麼明顯生硬。

11. 香港舞蹈總會於一九七八年十月正式註冊成立，是一個非牟利舞蹈社團。創會成員包括鄭亞清、陳寶珠、郭世毅、黎海寧、劉兆銘、吳世勳、鄧孟妮、黃藝諾等，並聯同王仁曼、黃李佩珊、劉澤斌及羅廖耀芝等共同組成第一屆委員會。香港舞蹈總會以發揚舞蹈藝術、鼓勵推動本港之舞蹈發展、團結本港之舞蹈界人士、聯絡本港及世界各地舞蹈團體、交換資料、籌劃演出事宜，以促進舞蹈文化交流為宗旨。見香港舞蹈總會官方網站：<http://www.hkdf.org.hk>。檢索日期：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。

12. 翻查資料，有說此處的「李太」為李陳寶芝。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：《香港舞蹈歷史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二〇〇〇年），頁一一一。

13. 香港舞蹈總會自一九八九年籌備，一九九二年成立，是一個非牟利藝術組織。團體以聯繫本港舞蹈團體，促進與國內外藝術團體學術交流和合作，致力於推廣和發展舞蹈文化為宗旨。見香港舞蹈總會官方網站：<http://www.aash-hkdc.org.hk>。檢索日期：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。

14. 自一九八八年與北京舞蹈學院合辦中國舞分級考試。見香港舞蹈總會官方網站：<http://www.hkdf.org.hk/course-detail/2>。檢索日期：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。